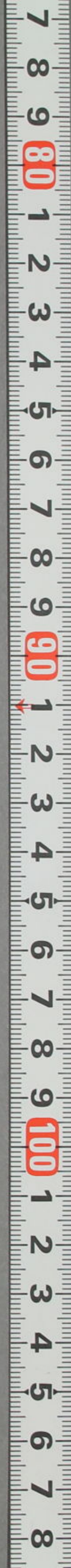




二程類語

仁

仁3
77
/





門仁3
第 77
卷 /

二程先生類語序

道術之失其統也學者爭持所見不能
相下獨其嗜尚殊哉其稟賦其誦習各
就其所近取之世無大聖為之折衷不
可強而一亦勢也程純公正公二先生
各負獨智以任斯道據其生平行已判
為二人其于論學宜迥然不相入者乃
家庭之間互相師友互相推重若金石



二系類言 一
之相宣而鳳麟之並瑞于一時也夫然
後知其道之同而信其學之至也二先
生舊有語錄大都寂寥數語雜落不便
觀記往歲竊讀而喜之嘗類抄成帙時
携以隨及守南曹得見全書則益增所
未有于是編其類為二十四而補二先
生年譜遺事于後共為八卷以觀于友
人姜可林范元易王藩甫譚子誠郭哲

卿皆曰此編不傳則二先生之道息而
洙泗之源學者莫覩遂相與掄贊刻之
而僭序其所以類編之意序曰夫人有
必為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故志第
一志而弗學猶弗志也故學第二古之
學者以詩書禮樂子所雅言是也故次
詩書次禮樂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言知行兼重也又曰君子敬以真內義

二和類言
以方外言敬義相須也故次知行次敬
義莫非學也而心在其中矣世儒稱學
必繫之心孔門無是也書曰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合而言之學也蓋亦敬義之
意也故次心次事學何為為道而已矣
得之為德純之為仁一之為理成之為
性妙之為神學其至矣故次道次德次
仁次理次性次神夫然故可以教可以

治及則賢過則聖合德則天地故次教
次治次聖賢次天地雖然六經之道與
天地終始曾論思孟則其階梯二先生
所訓紫陽朱子有未盡採學者無由考
其隨處發明之義故次經解經既治然
後史可通故次史評文字之用不可廢
也而諸子百家皆得吾道之一節故次
文字次諸子次百家異端之與吾儒角

立也吾道之所隱也故未附焉附之者
惜之也來之也而二先生之性情心術
可槩見矣然則二先生亦有優劣乎曰
不敢知也純惠而正夷純顏而正孟純
乾道正坤道也純誠有功于道而正則
有功于純夫使純之學傳至于今不謬
正之力也而世儒徃徃左正而右純是
異之矣二先生之道未嘗異也而必以

為異此二先生之所謂異端也

萬曆乙酉歲四月之朔澄海唐伯元書
于龍江舟次

二程先生類語目錄

卷之一

志

知行

卷之二

道

性

卷之三

教

卷之四

學

敬義

詩書

心

禮樂

事

德

神

仁

理

治

聖賢

天地

二程類語 目錄

二程先生類語目錄

經解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卷之五

經解易書詩春秋

卷之六

經解三禮史評

卷之七

文字諸子

百家

異端

卷之八

二先生年譜遺事附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一

編次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校梓

志第一

純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知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鐵劍利而倡優拙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

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

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

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

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做官奪入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

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

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

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箒之際其氣之

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

盖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

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其事來迫切
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
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
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
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先生年十四五與明道先
生同受學于周茂叔已下
意求道矣未幾明道登第不卑小官先生廷
試報嚴遂絕意應舉其跡不同其道一也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
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
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
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
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
聖人之政禁數畧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
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
是時其有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細鈎密網
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

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
 解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
 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
 已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時年二十二歲
 書養魚記後曰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橐
 中偶見之竊自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自之所知
 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
 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觀先生年甚
 民之志已如此父之近臣屢薦又不願仕曰學未足也
 豈非其學愈進故其志愈大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
 學第二

純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性靜者可以為學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
 學者須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出心法
 學始於不欺聞室

學原于思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也。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忠信者以入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忠信而出。忠信而入。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有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身下而達上者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
 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
 及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
 而道中庸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擬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
 有用方處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人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

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

先不好了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

忿憶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

以治懼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目長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

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者無厚矣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與善字下

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正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大學之道天子至庶人是脩身為本

正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君子者乎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

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

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得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

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採

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也。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無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湯武所以聖也。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

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志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辨。若於道理上。助長及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硬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帶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自視聽及政事

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克之化日晝之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

於喪己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

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

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

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

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蕪愛不及則便至於

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如揚墨

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

於是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

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

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

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
 則所見者小且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
 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不見其大便大。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
 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
 吾未見齎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
人情容易自怨在二語

也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
 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
曲盡不關學者情狀
 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

不自知哀哉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
 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
 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貴哉。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

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
 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
 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看
 才聖人忘已後前無人說更不論才也

問出辭氣莫異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
 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
 得蹇澁須是涵養又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
 却可着力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
 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
 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
 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
 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
 書何如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
 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
 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蝨蛉螺贏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自然氣貌改變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止逡巡一本處下云或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首能遇難益堅屢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止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伊川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二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三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詩書第三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

如治法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南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入長一格價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

禮義者節也

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詩可以興類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至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豈不同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先生言詩渾不當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只轉却一二字點綴他念過便教人省悟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人位知博文是初學法未○知聖人老而學易○之意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併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正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
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

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
得別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
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
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則終者義
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

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埋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

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
 得米完廩又怎生下得米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
 學進矣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
 失兼亦誤人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牾故文字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脩己處事之美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
 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
 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
 槩者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
 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
 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

澁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
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
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
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
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以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為
中
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
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

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
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與方元策手帖云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
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
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
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
糟粕耳

禮樂第四

女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

也此與脩己以安百姓修身而天下平一理孟子致于餘年無此議論學者要深思之

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

慎獨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假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未也理是一

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

所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禮之本也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

能不相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

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久今之仕

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

為亂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

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

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為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

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之所養之意如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為琴者禁也禁人之邪

和平依聲聲王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

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觀此則灑掃應對射御歌舞乃古者教人第一義今所存惟詩書又讀而不知其味其失愈遠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道有助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

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

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禮樂只在進友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橐籥太羹鸞刀須用誠相副看他氣象直是神交千古

正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禮孰為大時為天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不席地而倚卓不羊飪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

當且作之矣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此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

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人或勸先生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知行第五

純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則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規矩不詳道自難得雖以顏曾之賢亦須循此以維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詳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幾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

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

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正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之遂字無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

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沿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王者雖殺教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

別昔有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揜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重於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

至焉與父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味字無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太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從明道來當是家庭常訓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

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

敬義第六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當與君德即天德並觀不深于易未易理會

尺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忘敬而後無不敬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

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此意更無人增得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

後可以自得有志者之通患但急迫求之是所謂暴其氣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
 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意恭者非為恭之恭也
 禮者非禮體之禮也是自然底道理也江門所謂學以自只恭而不為自
 然道理故不自在也然為宗蓋本諸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入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
 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
 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

事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涵養着落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涵養吾一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着別事

雜亂兼無昏氣入須致一如此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

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

用集義如此說方得信他儒者有事便正心只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

盡者是大賢

正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敬則無已可克者二字始則須絕四去字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

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

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

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伊以心勿忘為不如明道張

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出聖學心法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緹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鞋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

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

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此聖人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

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敬字須是知所以

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

合義也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

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心第七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

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些

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學者心不可有二事

人心不得有所繫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人心莫不有知唯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耳自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

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已心則能盡又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

之而已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

心乃思也斷置分曉

志可克氣氣勝志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

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

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養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傳所
 感萬端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
 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
 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係縛且中亦何
 形象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德
 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
 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

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
 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
 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
 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
 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
 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再數之不谷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秘
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正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虜繫將去隨
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

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心即理也惟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此虛實以存主明之暗言明道言有之主則實以理欲消長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

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

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

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唯

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二

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

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

之義一則無二三矣則一作不言敬無如聖人之言無

聖人之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

事也。但存此涵養，又之自然，天理明。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又之疑疾遂愈。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是謂威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

不動之異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又後稍引動得

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又自明快

思曰睿思慮又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

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此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

專怎生解及別事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

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

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

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此大警省不可輕易看過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纔有意

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久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

理此乃是私心此有所為而為皆利之言尤要無弊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

朝廷主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

正亦邪論治心殆盡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

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

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如性用便不妨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
 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
 物始得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
 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
 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
 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

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
 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
 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
 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
 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着之事則夜見於夢所着事善夜夢見之
 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
 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
 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

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事第八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大學之道欲明明德於天下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

在人其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者須就其才之所近不然便是助長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

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臨

把得地性一作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惟知分然

職事不可以巧免能求盡分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意之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絢別求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

只在仗忠信忠信只是不善處也
欲當大任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上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

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

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

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

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
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使手舉物無不從
 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于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以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曾
 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
 之命可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
 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守約是
 正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
 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有厭塵俗之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
 非甲為則乙為地氣象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
 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
 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不得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為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人當反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

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冰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冰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

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涕下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